



中庸講記 45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1. 子曰：「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。殷禮，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文獻不足故也。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。」

《論語·八佾》

「子曰：『夏禮，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』」，孔子在《論語·八佾》裡提到，他是有了解到底夏禮是什麼樣的，他收集了很多資料，但是要到杞國印證時，卻資料不足。

「殷禮，吾能言之」，殷禮很接近，紂王離孔子的時代約4、5百年而已，年代沒有很久遠；古早的時代與

現在的時代不同，現在較會流失文物，以前較不會流失，因為子孫很重視祖先所留下來的文物。「宋不足徵也」，要去宋國印證時，所蒐集到的資料也很少。

「文獻不足故也」，所留下的文獻很少。

「足，則吾能徵之矣」，若文獻是足夠的，孔子說他就能印證。

《論語·為政》第二十三章也有一段道理：子張問：「十世可知也？」子曰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」

子張問孔子「十世以後的事您能知道嗎？」其實孔夫子他在考證的都不只十世，古早一世才 30 年，聽說這時候為 50 年，即一輩子。十世是後來的人定的，50 年為一辈子的時間。

子張問孔子知不知道十世？孔子講：「殷朝是承續夏禮」，有增或減小部分，所增減的一般是重量與長度。比如：1 尺有的改成 7 寸，有的 8 寸 4、8 寸 5，故意改成這樣；到後來 16 兩為 1 台斤，大家覺得好算嗎？市場在賣東西的人有夠厲害，一下子就算出價錢，人腦就像電腦一樣，這其中有一個訣竅。想想，實在很不方便，古早皇帝只要改朝換代就會修改這些度量衡。所以歷史上寫某人有 8 尺多，我再怎麼想也覺得哪可能有那麼高，原來還要再乘以 0.84，因為那個朝代 1 尺為 8 寸 4，要從何算起？現在我們要知道那個朝代相當困難。所以「有所損益可知也」，這些都是有記載的。

「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，可知也」，周沿用殷商的禮，也有所損益可知也。

「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」，將來周朝要來繼續的人，這句道理可能不是當代講的，是後來他的學生寫

的；說到將來「繼周者」，大家不是都說要萬萬歲嗎？還如何說「繼周」？雖然再 100 代，也都是這樣，改了又再改。

所以我們有時在考證時，講徹底一點，這道理我不清楚。例如：八祖到底是如何交給九祖的？要我們釐清，那你就去問吧！問八祖與九祖看他們是如何交接的。所以有很多事情是以推理的，古早人留下來的東西，聽聞了許多說法，但有很多是無法考證的。

忠恕學院剛成立時，大家就說軒轅皇帝拜廣成子為師不能講，因為沒有歷史根據。廣成子是了不起的人物，他是史前的人，我們怎會知道他的事情？有空看《三易探原》裡面就有記載廣成子。他是在傳道，但是否為 13 歲？我們不清楚。但最後軒轅皇帝拜他為師是千真萬確的事，不是傳說，這是脈脈相傳下來的，不是虛言。所以我們要拿證據也拿不到，即「不足徵也」。

「百世可知」，夏朝最主要留傳下來的是很了不起的，大家知道了不起在哪裡？就是陰曆，陰曆為夏曆，是夏代傳下來的。看看月亮到十五一

定是圓的，若以陽曆計算就無法這樣，因為陽曆是依據地球圍繞太陽公轉的規律來計算的。所以陰曆講「五年二閏」，湊起來也是 365 又 1/4 天，因有二閏而能分毫不差。海水每逢上初三、下十八，時間到就潮退。農業社會若不看陰曆，就無法經營農業，日本到現在也還在沿用。以陽曆還是不可以，要去換算。你看！三、四千年留下來的東西，我們到現在還在應用，厲不厲害！不要因為桀王無道，我們就認為他是壞人，不能這樣，他對歷史也有相當的貢獻。

殷朝，雖然紂王無道，但之前的那些皇帝也都是很好的皇帝。殷朝留下了陰陽學，即卜卦等等都是，十五代祖王覺一祖師在《三易探原》有講：「夏則尚忠，本之於心。商則尚質，未離於人。周則尚文，則物象從事。」夏朝講忠。到殷朝講陰陽學，即問卜占卦在這時代最興盛。

讀歷史的人都會講殷朝是什麼最興盛？「尚質，未離於人」，沒離開人就沒離開鬼，所以講殷朝最崇尚鬼，單講「鬼」很難聽，應該多加一個「神」，「鬼神」才對；但歷史上皆說是「鬼」，尚鬼就是喜歡問無形的。後代的人講「富燒香，窮算命」，

人若富貴、賺大錢時，就一直到廟裡求神：「佛祖啊，哪裡有賺錢的方向？請指點我，讓我能賺更多錢！」這是有錢人。沒錢的人就算命，看何時能出運？差不多都問這些，那個時代就是相信鬼神。

到文王、武王時代尚文，即人文，都講禮。這很重要，對整個歷史，還有倫理的影響相當深遠，即人文文化。夏、商、周三個朝代的文化不同。

一般都講「陰陽」，為何不講「陽陰」？陰都擺在前面，這就是他們發明的「坤乾學」，一般講「乾坤」，他們講「坤乾」，不離於人，他們從有形的推到無形的，由末推到本，所以他們都講陰的，陰在前面，稱為「坤乾學」，「坤乾學」就是「陰陽學」。我們現在白陽時代是研究「乾坤」，人要如何能返本還原，要歸根認中。我們的目標在「乾」，他們的目標在「坤」，不一樣，他們講了解人就好了，因為「未離人」。所以整個禮，從夏朝到殷朝二個朝代的演變，差不多都在這個範圍裡面，所以孔子講「吾能言之」，這些也都是孔夫子講的。

今天研究《中庸》的道理，後學所搜集的資料要看《三易探原》裡面

那段關於這三個時代的變化，假使後學以這篇來講，就變成講《理數合解》的道理，就會離題了。

因為我們都是當代的人，修道要應時應運，道雖然是古早古早的，但我們都以現代的方式在修；我們這樣在修就是半聖半凡，一半辦聖事，一半辦俗事，聖凡兼修。在歷史上來講，是最難修的修道法，大家感覺好修不好修？又要顧家庭，又要顧自己，又要顧修道，實在千擔萬擔都在我們一身，不好修！不然，就不會講是「一世修，一世成」。

大家修道到了這個時間點，像我們是拚過頭了，你們也差不多都過一半了，50%以上了，要不要繼續打拚？大家想想看！那麼短的時間，能遇到「非時不降，非人不傳」的道，台灣近2,400萬的人口，我們在人群中，怎麼選會被我們抽到籤了？修道這條路讓我們抽中了，想到這裡，晚上都睡得著覺了，安心了！所以未來要走的路，依照聖人所講的道理，包括前輩者留給我們很寶貴的道理，我們就足足有餘。

講到這裡，我們要訂禮節，後學就引用《暫訂佛規》的序文作最後一

段，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要訂佛規禮節是相當慎重的，老中交待師尊訂禮節，他不敢，師尊講：「佛規禮節理應是關法律主來訂才對。」

關法律主敢不敢？關法律主講：「不行，老中的命令是要你（指師尊）訂，講起來叫你訂也很合理，因為這與人有關係，這是現代的。我是都在雲遊四方的人，在管人們有哪裡好、哪裡不好，在監視（監臨視察之意）這些人，引導這些人走正路，而你責無旁貸。」所以講起來確實我們不能隨便去作修改。

2. 釐定儀式，惟以城都鄉市，環境不同，儀式祭品，難使劃一，必須因人以施用，因地而制宜，爰擬暫行禮節，列分三等，猶望諸生賢俊，詳加參議，斟酌而為，活潑行之，內盡其誠，外盡其禮，藉以正心修身，成人成己，化挽劫運，咸登聖域，用以上副皇中之苦衷，下拯黎庶之沉溺，則亦庶乎其可矣！是為序。（師尊慈訓，《暫訂佛規》序文）

「釐定儀式」，這是很活潑的，我們就依照活潑的方式去運用就好了。

「惟以城都鄉市，環境不同，儀式祭品，難使劃一」，「城都鄉市」就是城鎮、都市、鄉村，因環境不同，所以儀式、祭品也難使劃一；有財源可以買很多東西，而鄉村有的就沒有，當時鄉村與都市的生活落差很大。

「必須因人以施用」，因為那時就是難以劃一，所以必須看個人，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、「素其位而行」《中庸》，佛家講隨緣，儒家講素其位而行，所以修道好不好修？素其位而行的意思是量力而為，但是不能不修、不能不做。

「因地而制宜」，因為鄉村、都市、城鎮不同，所以要看怎樣是最適合的，以最合理的範圍內來做。

「爰擬暫行禮節，列分三等」，所以才暫訂禮節，列分三等。當時的禮節在辦道獻果，鄉村是五盤果而已。但是後學以前與老前人或袁前人一起出去辦道時，大部分都很簡單，也沒什麼果，都是我們在吃的菜，茄子或什麼菜燙一燙，我們那個時代都是這樣，要到哪裡買果？當時也沒有錢，

就以煮的菜或可以吃的東西拿去獻供。

水果是近幾十年才有，世界上好的東西都送到台灣；台灣可以講是蓬萊寶島，以前要到哪裡拿果？當時最熱鬧的西門町也都只有賣西瓜，沒賣別的，所以才有稱為「西瓜大王」的。看看我們現在有沒有很福氣？

「猶望諸生賢俊，詳加參議」，希望我們這些後學，大家商量、研究看看自己有多少力量。古早的前輩者，要出門搭車也好，買車票也好，出門要買一種硬硬的米粉，又要買碗……，每樣東西都要買齊。米簍是從家裡帶來的，用米簍擔；後學時常在擔，擔到深山內，最記得的就是到山佳，因為擔太久，所以印象很深！大家一起湊錢，我是沒半文，他有五塊，那你有嗎？有的話就再拿出來。「有啦，但要算看看，有沒有車錢回來？」不能像後學到基隆是僅有一趟的車錢；算車錢就像在游泳一樣，有多少力量才游多遠，還要能游回來才行。講到這裡，唉！一幕一幕想起來的往事，不要再想了，袁前人講「往事不可回味」。

（續下期）